

现在时兴不吃晚饭,我也逢迎这个时髦,以期降低血脂。但我晚上会饿,学名叫饥饿。有一句成语叫啼饥号寒,说的没有错。饥可以把人逼到哭啼的境地。血液里的血糖下降到一定程度,会让人哭。我不吃晚餐虽未哭,但腹鸣如雷,这算在肠子在肚子里哭,越想睡觉,肚子里的锣鼓队敲打得越厉害。咕——噜噜噜,鼓声在腹腔内横着窜完竖着窜。勉强入睡之后,梦又来捣乱,梦中下馆子,下饺子,馆,下海鲜馆,饭到嘴边每餐吃不进嘴里,比如脚下这绊倒,又比如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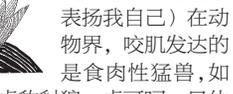
## 干嚼炒米

鲍尔吉·原野

热。牛粪饼火好得很,如木炭一样猛烈。这是指牧区,在城里用液化气炒糜子米其味道营养与牛粪饼与羊粪蛋子作燃料无差别。糜子米的水分焙干泛出微微的焦黄色,熟也。营养学将这种加热称为“糊化”,食之更容易转化为葡萄糖。但炒米很硬。硬不硬,你站在干嚼炒米者的身边就听到,刷——刷——,如嚼沙子,或者嚼玻璃。干嚼炒米者不仅牙齿好(这也是在表扬我自己)咬肌也好(这也是表扬我自己)在动物界,咬肌发达的是食肉性猛兽,如虎豹豺狼,虎可叼一只体重200公斤的公野猪窜过4米宽的山沟,其咬肌非同寻常,咬住人腿喀嚓一下可把腿咬成两截。我干嚼炒米嚼了半年之后,牙齿咬肌虽然比不上老虎,但我自己评估跟狼差不多。一次在单位食堂吃饭,我比较饿了,一口将一块排骨生生咬断,桌对面的人惊得说不出话来,端盘子上别的桌吃去了,他说他不配和我有这样牙齿的人同桌吃饭。

牧区的人并不干嚼炒米,他们也不看报纸和物

理课本。内蒙古人吃炒米一用牛奶浸泡,二用奶茶或红茶浸泡,放进红白糖,奶豆腐,一点点黄油与炼乳,泡到略软不硬食用。干力气活的成年人吃三把或四把米,女人吃两把米,小孩一把可也。“把”就是用自己的手抓米,有准儿。炒米进胃里膨胀,因此解饿。我以为,炒米应该是军粮,跟新疆的馕差不多。它干燥、保存期长,可以与任何液体相搅拌。炒米作为碳水化合物的来源,与内蒙古人食用的肉类、砖茶、奶食品构成这个种族的食物基础。我猜想,在蒙古大军征服汉地与欧洲的漫长道路上,行囊中的粮食应该有炒米。军士们在行军中抵御饥饿时,也会干嚼炒米,在战马上或雪地里,或夜里的一切需求。我祖籍是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那里的人习惯在沙地种植糜子。沙漠里不生长什么东西,但长糜子。我老家的沙子和近年土地沙化形成的沙子不一样,它是洁白的大粒沙子,如同砂糖那样,这里生长的糜子炒成炒米最好吃,香甜脆脆。赤峰的炒米个小色黄,硬而不脆,也不怎么香。我老家胡四台的炒米个大色白,如美人一般。这么好的炒米是大自然的



后来我在睡前吃一点炒米,腹之啼饥与梦中窜馆子,这些事情都偃旗息鼓。我还不准备在晚上吃正餐,炒米正好满足这一需求。炒米是把糜子米炒熟之后干吃的食物,一把把用手抓着往嘴里放,没有汤汤水水,干嚼。我把黄澄澄的炒米放在茶末釉(青中带着那种颜色)的瓷碗里,手抓一把放进去,一捻捻送嘴里解饿。解饿归解饿,干嚼炒米耗费时光,要边嚼边读报或读基本上看不懂的物理学书籍。所谓炒米是用铁锅焙米,把生糜子米放锅里,锅底加干牛粪饼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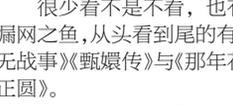
恩典。如同这里的沙漠是大自然的恩典。沙漠里有沙漠才有的湖水和野鸭,生长沙里的植物。这里的民歌常常提到“沙坨子”。而它最杰出的物产之一就是炒米。我第一次回到老家——哲里木盟科左后旗的胡四台村,我大伯家待客的榆木小黑桌上放着一碟子红糖、一碟子奶豆腐、一碟子黄油和一大碗炒米。我当时看不懂炒米在这里搞什么,以为它是生米,怎么会混进点心里呢?尔后捻一把放嘴里“咯嘣”一嚼,从此爱上了它。一位医生说:“你就是你吃下的食物。”是的,食物不光关乎热量,还关乎心灵与历史。我干嚼炒米的时候,内心的图景自动切换到科尔沁草原,那里有牛粪与红茶的气味,有白沙坨子和轻佻诙谐的哲里木情歌。那里的人红脸膛、宽肩膀,谦卑而激烈。我的亲戚中有黄眼睛、灰眼睛,甚至绿眼睛的人,但我们同属一个家族,是被炒米养大的人们。

性。荧屏里主人公痛哭流涕,我却在画外不住地点头:唔,哭得不错,有层次。干嘛拍那么长呢?当今生活流行短平快,两千多字的文章都懒得看,怎么又臭又长的电视剧一枝独秀?我猜想,这并不一定是剧情的需要,也许银子驱之使然,不拍那么长投资商怎么赚回钱?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今流行视觉艺术,电视连续剧是看长篇小说的另类“懒”办法,也是一种新途径。文字长篇小说手捧着它还动脑筋将字里行间的故事转化为脑子里的“视觉形象”,太累了。慵懒在沙发上嘴里嚼着瓜子看着活生生身临其境的“长篇小说”多舒服。所以现在的长篇小说大都改编成电视剧后才名声大噪。这倒是作家们普及长篇小说的光明大道。只是希望编导们将这“视觉长篇小说”拍得更好些更经典些,多些雅俗共赏的作品。这样的电视连续剧我会从头看到尾。

## 看电视杂议

穆迅

我很少看电视连续剧,或者说怕看电视连续剧。它太长,几十集,每天到时就停,终止一切娱乐活动”专门伺候它,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所以还是不看的好。也有喜欢它的。天天平淡,天天絮烦。换个精神世界,躲进电视剧里与命运跌宕的主人公同享喜怒哀乐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少看不是不看,也有几部漏网之鱼,从头看到尾的有《北平无战事》《甄嬛传》与《那年花开月正圆》。从列出的戏单看,有人会说你也并非高雅嘛,那些“烂剧”你也喜欢?嘿嘿,实不相瞒,平时的“清高”与对艺术的苛求是“装”出来的,我的心一样也抵不过“俗”与八卦的诱惑,也想大团圆,也想黑白分明。看“俗”剧还有一个好处,可以骂骂编剧导演,过一过“一览众山小”的快感。这也许是专业人士的职业病,看戏太理



电影课上杨老师一直说,五十年后还能看的电影,才是好电影!我想到了田壮壮和费穆。上世纪八十年代,田壮壮导演了一部电影《猎场扎撒》,当年拷贝数为零,于是田壮壮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此话惊世骇俗,评论界一片哗然。我倒觉得颇为有趣,心想田导演一定有他的道理。后来,新世纪庆祝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候,费穆导演1948年的电影《小城之春》被排在了最伟大的中国电影前十位。对一部并非宏大题材的小制作而言,这是相当惊人的成就。那年,当我们重看这部六十年前的《小城之春》时,导演们都惊了,费穆的导演手法,竟然都是今天的导演手法。显然,这部电影对抗了时间,超越了时间,在下一个世纪里找到了知音,“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人看的”,田壮壮的这句话,费穆做到了。不久后,我看到有人在翻拍电影《小城之春》向费穆致敬,导演是谁呢?正是田壮壮!我不禁莞尔。这以后,我也独立当起了电影导演,也对拍电影怎样对抗时间感兴趣。

## 看电视剧杂议

穆迅

荧屏里主人公痛哭流涕,我却在画外不住地点头:唔,哭得不错,有层次。干嘛拍那么长呢?当今生活流行短平快,两千多字的文章都懒得看,怎么又臭又长的电视剧一枝独秀?我猜想,这并不一定是剧情的需要,也许银子驱之使然,不拍那么长投资商怎么赚回钱?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今流行视觉艺术,电视连续剧是看长篇小说的另类“懒”办法,也是一种新途径。文字长篇小说手捧着它还动脑筋将字里行间的故事转化为脑子里的“视觉形象”,太累了。慵懒在沙发上嘴里嚼着瓜子看着活生生身临其境的“长篇小说”多舒服。所以现在的长篇小说大都改编成电视剧后才名声大噪。这倒是作家们普及长篇小说的光明大道。只是希望编导们将这“视觉长篇小说”拍得更好些更经典些,多些雅俗共赏的作品。这样的电视连续剧我会从头看到尾。

我在上影厂拍了一部电影叫《父亲》,那是一部写父子关系的片子。可惜影片拍完,一直进不了影院。2003年10月,这部影片去开罗电影节参赛,抱回了一个国际十大A类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填补了上海的一项空白。尴尬的是,虽然演员群星璀璨,可仍被认为没有票房,不能见观众。上海电影家协会的几任秘书长,都问过我问同一个问题:协会是电影人的家,你们青年电影人有什么需求?我当时漫不经心地说,当然是希望放自己的电影啦。于是,电影家协会决定支持,给《父亲》开了个特例,每年父亲节做一次特别放映。最开始两年,孙道临老师竟也来看片了。他这样的大艺术家当然不认识我,我也没抱什么期望,谁知道孙老师看完整部片子,到处找人问“导演是谁?”,直到有人把我叫到他跟前,他突然和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来了个热烈拥抱,然后对身旁人说:太好了,我

## 对抗时间的电影

梁山

们有传人了。看来道临老师真的喜欢这部影片,逢人还说,父亲节不用送爸爸领带围巾,其实带爸爸一起看《父亲》这部电影就行。受道临老师的启发,影协每年的主题放映活动就改作“父亲节带着父亲去看《父亲》”。十多年了,每年的放映我都历历在目。来看的人里,有军人、医生、劳模,也有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观众换了一批又一批,从七八十岁的老人,到90后的年轻人,每场都有观众看得泣不成声。真诚的电影,总会有自己的空间。我想,这个世界,人大致分64种类型,别以为你很孤独,总有1/64的人和你是同样的。只要拍得真诚,一定能找到那1/64。这就是《父亲》在阿拉伯世界、在美国都有拥趸的原因。关键是你慢慢找到这1/64。一件事要坚持十年并不容易,我经常想打退堂鼓,每年过了母亲节后



时间静静流淌 (中国画) 赵澄寰

尔后捻一把放嘴里“咯嘣”一嚼,从此爱上了它。一位医生说:“你就是你吃下的食物。”是的,食物不光关乎热量,还关乎心灵与历史。我干嚼炒米的时候,内心的图景自动切换到科尔沁草原,那里有牛粪与红茶的气味,有白沙坨子和轻佻诙谐的哲里木情歌。那里的人红脸膛、宽肩膀,谦卑而激烈。我的亲戚中有黄眼睛、灰眼睛,甚至绿眼睛的人,但我们同属一个家族,是被炒米养大的人们。

## 时间静静流淌

(中国画) 赵澄寰

老友看我在书房白壁上贴了“大丢特丢”四个大字,不解,问是何意?我说,就是提醒自己,整理不需要的一切物件,能扔则扔,堪用者也最好转赠,如此而已。朋友笑着摇头,说什么是“无用”,什么是“有用”,里头颇有玄机。她说年轻时曾读过吴崇兰的一篇小说,故事里的女主角,刚到美国,新家还在张罗。她去拜访朋友,这位主妇特意从储藏间取出一套完好旧餐具转赠,她不是很乐意地收了下来,待一离开朋友家,居然当街就摔了这份完全看不上“礼物”! “当我心头一振,觉得怎么可能呢?”朋友继续说:“没想到,上星期还真遇上了一桩。”她说,多年来,她已把家中多余之物,陆续送给一家社会福利基金会所经营的二手物流店,也遵守不回收项目的规定(譬如录音带、录像带、使用过的文具、玩具、研究用书等),甚至还联系该中心到家中回收大件家具,一切都挺顺利。没想到,上周她提着一大袋物件搭捷运去送给这家二手旧物店,店里一位柜台女士,居然一口回绝:“现在不收冬衣!下礼拜才收!” “一定要下周才收吗?那不是又得拎回去吗?”她带商商量。 “下礼拜才收!”一点儿也不通融。朋友继续取出袋中雨伞等物,这位柜台女士二话不说,撑开了伞,朝灯光下一照,立刻面露不屑,脱口就说:“有破洞!”朋友说她又打开伞仔细检查,哪有破洞呢?就是穿过隙缝的光啊!接着又取出一个量血压器说:“这个没坏,我检查过的。”她递了过去。 “太旧了!”声音带着嫌弃,这时,周围的人都转过头来…… 接下来就不多说了,总之,全部被“退货”,我那一向个性温和的老友,便在众目睽睽之下,糗糗地提着整袋“废物”回家了…… “亏你还是当老师的!怎么不指点一下,既然东西不合适,起码说句‘对不起’或‘谢谢你’有这么难吗?” “算了。”她笑着说:“谁让我忘了吴崇兰的忠告!”

尔后捻一把放嘴里“咯嘣”一嚼,从此爱上了它。一位医生说:“你就是你吃下的食物。”是的,食物不光关乎热量,还关乎心灵与历史。我干嚼炒米的时候,内心的图景自动切换到科尔沁草原,那里有牛粪与红茶的气味,有白沙坨子和轻佻诙谐的哲里木情歌。那里的人红脸膛、宽肩膀,谦卑而激烈。我的亲戚中有黄眼睛、灰眼睛,甚至绿眼睛的人,但我们同属一个家族,是被炒米养大的人们。

老友看我在书房白壁上贴了“大丢特丢”四个大字,不解,问是何意?我说,就是提醒自己,整理不需要的一切物件,能扔则扔,堪用者也最好转赠,如此而已。朋友笑着摇头,说什么是“无用”,什么是“有用”,里头颇有玄机。她说年轻时曾读过吴崇兰的一篇小说,故事里的女主角,刚到美国,新家还在张罗。她去拜访朋友,这位主妇特意从储藏间取出一套完好旧餐具转赠,她不是很乐意地收了下来,待一离开朋友家,居然当街就摔了这份完全看不上“礼物”! “当我心头一振,觉得怎么可能呢?”朋友继续说:“没想到,上星期还真遇上了一桩。”她说,多年来,她已把家中多余之物,陆续送给一家社会福利基金会所经营的二手物流店,也遵守不回收项目的规定(譬如录音带、录像带、使用过的文具、玩具、研究用书等),甚至还联系该中心到家中回收大件家具,一切都挺顺利。没想到,上周她提着一大袋物件搭捷运去送给这家二手旧物店,店里一位柜台女士,居然一口回绝:“现在不收冬衣!下礼拜才收!” “一定要下周才收吗?那不是又得拎回去吗?”她带商商量。 “下礼拜才收!”一点儿也不通融。朋友继续取出袋中雨伞等物,这位柜台女士二话不说,撑开了伞,朝灯光下一照,立刻面露不屑,脱口就说:“有破洞!”朋友说她又打开伞仔细检查,哪有破洞呢?就是穿过隙缝的光啊!接着又取出一个量血压器说:“这个没坏,我检查过的。”她递了过去。 “太旧了!”声音带着嫌弃,这时,周围的人都转过头来…… 接下来就不多说了,总之,全部被“退货”,我那一向个性温和的老友,便在众目睽睽之下,糗糗地提着整袋“废物”回家了…… “亏你还是当老师的!怎么不指点一下,既然东西不合适,起码说句‘对不起’或‘谢谢你’有这么难吗?” “算了。”她笑着说:“谁让我忘了吴崇兰的忠告!”

老友看我在书房白壁上贴了“大丢特丢”四个大字,不解,问是何意?我说,就是提醒自己,整理不需要的一切物件,能扔则扔,堪用者也最好转赠,如此而已。朋友笑着摇头,说什么是“无用”,什么是“有用”,里头颇有玄机。她说年轻时曾读过吴崇兰的一篇小说,故事里的女主角,刚到美国,新家还在张罗。她去拜访朋友,这位主妇特意从储藏间取出一套完好旧餐具转赠,她不是很乐意地收了下来,待一离开朋友家,居然当街就摔了这份完全看不上“礼物”! “当我心头一振,觉得怎么可能呢?”朋友继续说:“没想到,上星期还真